

七日談

（北京篇）

御苑神駿：郎世寧的跨文化視覺史詩

劉 璟

十八世紀，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在清宮繪畫中展現了其精湛的技藝。他以生動活潑的駿馬形象，跨越文化界限，樹立了一座跨文化里程碑。這不僅是一位西洋畫師在東方的技藝展演，更是一場充滿智慧的文化交融與視覺對話。當陽光漫過紫禁城的琉璃瓦頂，這位來自米蘭的耶穌會士正以中國毛筆蘸取西洋彩墨，開啟了一段長達半世紀的繪畫傳奇。

形神交融：東西美學的創造性熔鑄

郎世寧的駿馬創作，詮釋了東西美學的絕妙交匯，同時也成為帝國政治的視覺修辭。他系統引入文藝復興的解剖、透視與明暗技法，以精微的「退暈法」塑造出馬匹真實的肌理與體積，讓科學理性之光悄然滲入東方宣紙。然而其革命性更在於將寫實主義融入中國美學內核：馬匹常被置於古松溪岸的山水意境中，大量留白使其成為天地間的詩意焦點；牠們更被賦予「龍之友」的精神寓意，從西方語境中的工具性形象，昇華為蘊涵儒家溫良勇毅的「祥瑞神駿」。

在乾隆朝的文化建設中，這些駿馬成為帝國威儀與統治理念的視覺代表。《十駿圖》如一套精密的朝貢檔案，彰顯「萬國來朝」；《乾隆皇帝大閱圖》中鎧甲與馬陣則共同強化皇權神聖。郎世寧敏銳把握了藝術塑造合法性的政治需求——筆下馬匹體魄雄健、馴良中蘊藏力量，既昭示國力強盛，亦隱喻「四方歸心」。作為傳教士，他以「普世語言」般的藝術，在尊重當地審美的前提下，既展現了西方觀察方式，也深度參與了清代宮廷通過視覺建構「天下觀」的文化工程，從而成為文明對話與帝國意識形態的獨特共建者。

文明互鑒的橋樑：士大夫與傳教士的知識對話

郎世寧的藝術成就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明

清之際中西文明交流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早在他來到中國之前，一批開明的中國士大夫已經開始與耶穌會傳教士展開深度對話，共同譜寫了文明互鑒的早期篇章。

徐光啟（一五六二至一六三三），禮部尚書，與傳教士利瑪竇攜手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引入歐洲數學經典，並主導編修《崇禎曆書》，引進西方天文之法，其「欲求超勝，必先會通」之思想，彰顯其開放理性的文化態度。

李之藻（一五六五至一六三〇）與利瑪竇並肩合譯《同文算指》等著作，介紹西方算術與天文儀器，又協助編纂《西儒耳目資》，為漢字拉丁化注音奠定基礎。

楊廷筠（一五五七至一六二七）由監察御史皈依天主教，撰有《代疑篇》等作，嘗試從儒家視野闡釋天主教義，架構兩種文化傳統間的對話橋樑。

中國士大夫的開放態度和求知精神為利瑪竇等傳教士在華文化適應創造了可能性。他們深刻認識到，在中國傳播天主教必須尊重並融入中國文化傳統。因此，他們學習儒家經典，採取「融合策略」，以「天」、「上帝」等概念闡釋天主教教義。與此同時，他們也將中國哲學引介至歐洲，翻譯《四書》等著作，激發了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

這種雙向知識流動創造了獨特的「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並行的格局。西方傳教士帶來了數學、天文、地理、製圖、火器等實用知識，而中國士大夫則通過選擇性吸收與創造性轉化，將這些知識融入當地知識體系。這種交流超越了簡單的技術轉移，觸及了思維方式與世界觀層面的對話。

文明之鏡：混合美學的誕生與全球史意義



郎世寧的駿馬超越了宮廷繪畫的範疇，成為十八世紀全球化初期文明相遇的獨特見證。這些作品在技術上源於歐洲寫實主義，在精神上卻根植於中國的象徵體系與哲學觀念。郎世寧作為文化的譯者，不僅以西方技法駕馭東方材質，更以東方美學涵化寫實表達，使其呈現出含蓄深遠的意境。

這種創造性的融合具有深刻的全球史意義。它既展現了康乾盛世在面對異質文化時的自信與包容，也構成了一幅完整的文明互鑒圖景——郎世寧在藝術領域的探索，與徐光啟等士大夫在科學領域的譯介工作相互呼應，共同體現了雙向的文化對話。

郎世寧的實踐也修正了單向的「西方影響論」。他的藝術不是在簡單移植技術，而是在深刻理解兩種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性融合。這種模式，正繼承了自利瑪竇以來由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共同開創的文化適應傳統。

結語：跨越時空的文明對話

當後世凝視郎世寧筆下那如同能聽見馬嘶

◀郎世寧畫《十駿圖如意聰》。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的駿馬時，所見已遠非一幅尋常動物畫作。這是一段宏闊的文明交融史，被藝術家以巧思凝固於彩墨之中。這幅歷史長卷中，既有郎世寧此等藝術大家，亦有徐光啟、李之藻等架構知識橋樑的先驅。這些「御苑神駿」早已躍出宮牆，馳騁於世界藝術的無垠疆域。它們不僅是東西方對美、力量與秩序的共同追尋，更是文明在對話中創新、在交融中共生的永恆象徵。郎世寧與明清之際那些開明的士大夫、傳教士共同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真正的文化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灌輸，而是基於彼此尊重的創造性轉化——最終綻放出超越單一傳統的新的花朵。

在當今全球文明互鑒日益深入的時代，回望郎世寧這座橫跨歐亞的藝術瑰寶，我們更應珍視那種在差異中尋找共鳴、在對話中激發創意的文化智慧。他們的實踐昭示我們，當兩種卓越文明以平等、開放的心懷相遇時，必將創造出比各自傳統更為豐盈、更為動人的文化結晶——這正是郎世寧及其中國對話者們留給後世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作者簡介：劉璟，藝術學博士。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古書畫碑帖文物的科學保護、展覽策劃、出版、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古書畫史論、敦煌學石窟寺藝術、美術史與美術理論、中外關係史。

懷念聶老



人與事

徐 瑩

聶老（聶衛平）走了。那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圍棋擂台賽上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將勝利的旗幟插遍擂台的人；那個令萬眾矚目、熱血沸騰的焦點；那個在激情燃燒的歲月曾經撐起億萬國人自豪感的民族英雄，讓古老的圍棋瞬間紅遍大街小巷的人；那個可愛率真、豪放善良、「愛誰誰」、獨一無二的聶老走了。走得那麼突然，以至於我現在都有些恍惚。尤其看到各種照片、視頻裏聶老爽朗的哈哈大笑，真的不相信他會走。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早上，送兒子去上學的路上，外甥發來短訊問：「姨，聶老走了，真的麼？」我嚇一跳！緊接着是截圖和一句「昨晚的事，滿屏全黑了，他女兒也發朋友圈了。」我懵了！這怎麼可能！可是誰又敢開這樣的玩笑！求證聶老夫人小蘭，她說本來聶老恢復得很好，能聊天，能走路，沒想到突然這樣，完全接受不了……

我的眼淚瞬間掉下來！兒子察覺到異樣，下車前抱抱我，叮囑我開車小心，末了問：「媽媽，聶爺爺是民族英雄吧？」我說當然。兒子從小隨我參加不少圍棋活動，認識好多我的前輩、同輩和晚輩。對他而言，他們就是我的娘家人。所以叫起爺爺、舅舅、舅媽、哥哥姐姐親切得不得了，真當作親人一樣。

回家途中，淚如泉湧，四十餘載過往歷歷在目，聶老音容宛在眼前，腦海裏更是瞬間定格在二〇二五年二月南洋盃世界圍棋大師賽期間，我們圍坐吃烤肉的畫面，想來那該是聶老和我們吃的最後一頓烤肉吧。那天在研究室，聶老問我可否請他吃飯？我說必須啊，這哪算事啊！聶老開玩笑「我想吃的就怕你請不起」，我說：「只要正常的都沒問題，您就說吃啥吧？」「我想吃日本烤肉！」「得嘞，就這麼定了！」我請朋友幫忙預訂好餐廳，叫上好友張璇、常昊夫婦又請聶老大兒子令文約上武宮正樹老師、曹薰鉉老師以及在日本的台灣女棋手謝依旻一同歡聚。席間，大家吃得格外盡興。武宮老師、曹薰鉉老師提議再加一瓶酒，聶老更是直接加了好幾盤肉，胃口極好，吃得有滋有味，喝得酣暢淋漓。閒聊間，說起吳清源先生曾對常昊說過的「我們都是四十年的朋友了」，我也很感慨，便對着常昊、張璇說咱們可真是四十年朋友了！沒想到聶老聽罷指着武宮正

樹、曹薰鉉兩位老友嘆興：「我們這些人啊，都是六十年的朋友了……」說這話時，聶老的語氣和神情似乎有些傷感，想想那應該是聶老感嘆他們從年輕時在無數次過招中彼此成就、惺惺惜惜而凝結的超越國界、超越對手的深厚友誼吧！

一月十七號晚回京飛機上，空姐送來盒飯的瞬間，又想起過往與聶老同乘飛機的趣事，他的率真可愛依舊鮮活。那次他吃了一份餐食沒吃飽，便問空姐還有沒有多餘的，得到肯定答覆後，他立即指着我說：「我旁邊這位小姐，她飯量特別大，一份不夠，能不能麻煩你再給她一份？」空姐笑着應下，很快送來一盒放到我面前。她剛轉身離開，聶老馬上拿過去，邊吃邊笑得開懷，這般率真的模樣是聶老留在我心底最溫暖也最珍貴的印記。

想來我與聶老相識竟已超過四十載。第一次見他真人是我十一歲時在首都劇場首都文藝界「百花盃」圍棋賽的舞台上，聶老帶我搭檔下雙人聯棋，不知道那是不是中國最早的公開聯棋賽。不可思議的是，這麼重要的大事我因緊張竟無半分記憶！若干年後，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的編劇洪洲老師攜老照片而來——一張聶老帶着繫紅領巾、佩三道杠的我，另一張是吳淦笙先生領我小師弟凌霄虎落子，驚喜之餘我真慶幸自己如此幸運。

一九八七年第六屆全運會，聶老是北京男隊的主力兼總教練，我們與聶老一同吃住近半個月，他每天晚上為我們這些小孩復盤講棋，最終我們超水平發揮，榮獲團體亞軍。

一九八八年一月，聶老一紙調令將我選入國家隊。那天，我爸親自把我送到位於體育館路訓練局大樓三樓的國家圍棋隊。聶老在辦公室接待了我們，對我說了很多鼓勵的話，然後還熱情地將我爸送到樓梯口。每每回憶起這些，我父母總說「聶老師人真好，特別客氣，一點架子也沒有。」一九九五年，華以剛老師領我登上央視講棋，搭檔最多者便是華老和聶老。華老教我如何講棋，教會我更多的是人生哲理，跟聶老講棋則是超級過癮。他會瞬間把我帶入緊張刺激、跌宕起伏的棋局，盡情感受他對棋形犀利的嗅覺、霸氣的大局觀和鮮活獨特的「聶式語言」。他最擅長使用漢語拼音，一句「tan、shui」（彈、睡，洗洗睡），形容棋不行了，完了！盤活全場，台上下互動熱烈，常常兩小時直播結束後仍意猶未盡。

一九九八年雲南集訓，我斗膽提議合開公司推廣圍棋，聶老毫不猶豫爽快答應。這份信任，給了我弈路推

廣的最早底氣。多年後，我扎根深港，在深大、港科大堅守圍棋講台，於香港創大灣區圍棋促進會、辦「四洲杯」國際大學生圍棋公開賽。聶老每請必到，與大學生下多面打指導棋，給小朋友簽名合影，盡全力為香港圍棋搖旗吶喊，播撒火種。

幾十年來我從最初對聶老的仰望到亦師亦友，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他藏在煙火日常裏的率真豪爽。他活得灑脫坦蕩，喜歡就毫不掩飾，盡情享受。大塊吃肉、大口飲酒，愛智力博弈，堅守底線不沾賭博。打撲克牌輸了便認罰，頂枕頭、貼紙條，你以為他身形不便鑽桌子肯定是極其嚴厲的懲罰，沒成想他竟然靈活得像條泥鰍一樣「溜溜」一下就鑽過去了，隨即可能聽到「吡啦」一聲，褲子崩線了，聶老略顯尷尬隨即哈哈大笑繼續玩兒。

聶老是真正獨一無二的人，他既可高也可低。

他的高，在擂台賽鑄就的不朽傳奇，在「棋聖」殊榮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走到哪裏都是圍棋的鮮活符號；他常說「棋手傳揚圍棋文化，便是傳承中華文化。」

他的低，在待人無半分架子，與老中青棋手棋盤內外皆能傾心相交。在生活裏可享山珍海味，也能享西紅柿炒雞蛋、醋溜土豆絲、西紅柿雞蛋湯、拍黃瓜等家常菜。

我與聶老更有一段師門淵源。我啟蒙恩師翟燕生帶學生外出比賽，由聶老恩師張福田代課。那會兒我連吃子都吃不讓索，卻偏偏入了張老師法眼。他讓我擺二十五顆子，滿天星還是找不着北。殺完一盤再來一盤！老師黃黃的指甲夾着煙哈哈大笑！聶老總笑稱我輩分高，是他師妹，只能說我的運氣太好！這份羈絆，讓情誼更添厚重。

聶老純粹坦蕩，電梯裏、車中，哪怕站着，轉瞬便能酣眠，那份通透與強大，無人能及。

聶老走了。人們從各地趕來北京為聶老送行。雪花漫天飛舞，就像舞台的落幕。劉小光老師說得好：聶老師就是來這世間大鬧一場，玩夠了，走了……



▲本文作者（右）與聶衛平對弈。作者供圖



◀一月十四日拍攝的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首府努克市郊景色。新華社

昨天南美，今天北極，後天呢？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近日網上熱傳一張照片和一份圖表。照片的主角是格陵蘭自治政府外交部長維維安·莫茨費爾特（Vivian Motzfeldt）被拍到在美國白宮外吸煙，日期是當地時間一月十四日。據說當日莫茨費爾特和丹麥外交大臣拉斯·拉斯穆森（Lars Rasmussen）一同來到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의 白宮，跟美國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魯比奧會談近八十分鐘。照片的拍攝時機是會談結束之後。照片中五十三歲的莫茨費爾特正在吞雲吐霧，低頭看手機，其表情被形容為「愁容滿面」。這幀照片之所以引起爭議，當然不是因為吸煙危害健康，而是在格陵蘭島主權存亡之秋，這位女外長被拍到在極其敏感的地點和時間「借煙減壓」。有自稱格陵蘭島居民指照片中莫茨費爾特表現「緊張、疲憊，甚至示弱的象徵」。不過筆者很同情這位女外長，所謂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張照片恰恰是美國有強權有公理，連盟友也不放過的真實寫照。

特朗普出兵生擒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並且宣布「接管」委內瑞拉，自封該國代總統，令全世界震驚，近日他又公開脅迫北約盟友丹麥交出格陵蘭島。丹麥和格陵蘭兩位外交官員銜命前往白宮，試圖說服美國改變立場，但所謂弱國無外交，結局無功而返。格陵蘭位於北極，面積二百一十六萬平方公里，大約相當於九個英國，但人口僅僅區區五萬七千人，丹麥亦只有近六百萬人口。如果美軍真的動起手來，丹麥和格陵蘭根本無招架之力。但輸人不輸陣，丹麥國防部與格陵蘭自治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蔓延至北極，決定擴大在格陵蘭及其周邊地區的軍事存在。歐洲八國發表聯合聲明全力支持丹麥捍衛主權，網上廣傳的那份圖表，正是北約歐洲成員國支持丹麥的兵力圖，具體部署如下：

德國：派遣十三名士兵進行聯合考察任務，旨在探索加強該地區安全保障的軍事措施；

法國：總統馬克龍證實目前已部署約十五名士兵，並計劃在未來幾天內獲得

陸、海、空力量增援；

英國與荷蘭：兩國各派遣一名軍官（荷蘭為皇家海軍軍官），負責軍事演習的前期勘察與準備工作；

芬蘭：派遣兩名聯絡官，探討未來進行聯合訓練活動的可能性。

其餘國家：瑞典與挪威也已表達加入丹麥發起的「聯合軍事考察行動」之意願。

這張派兵圖令人啼笑皆非。歐洲多國總共派出三十多名官兵就能阻止美軍佔領格陵蘭？也許有人會說，派兵三十多人只是表明歐洲國家團結反對美國佔領格陵蘭的立場。可是美國曾在乎歐洲的立場嗎？這些歐洲國家對特朗普協調俄烏停戰的方案不買賬，在格陵蘭問題上，白宮又怎會顧及歐洲的想法？所以，歐洲派兵支持丹麥是自暴其短，美國佔領格陵蘭之日，就是北約瓦解之時。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是成立於一九四九年的國際軍事聯盟，目前有三十二個成員，除了美國、加拿大和土耳其，其他都是歐洲國家。該組織的成員國同意相互防禦，以應對外部威脅。條約第五條明確規定，對組織其中一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應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國家則於一九五五年成立華沙條約組織（簡稱華約）。早在二戰結束翌年，英國首相邱吉爾就在一次公開演講指出：一道鐵幕已經落下，將歐洲一分为二。北約和華約是東西方冷戰的產物，亦是冷戰的象徵。蘇聯解體、華約解散之後，北約不僅繼續存在，而且一再東擴，有十六個成員國就是在冷戰結束之後先後加入北約。烏克蘭因為積極爭取加入北約，成為四年前俄羅斯出兵的理由。

早在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之後，就揚言要退出北約，當他赤裸裸逼迫丹麥交出格陵蘭主權，在他的心目中北約已經不存在。說時遲那時快，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表示，該組織的軍機將於近期抵達美軍位於格陵蘭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進行「規劃已久」的多項活動。那天格陵蘭女外長抽完香煙離開白宮之後，在接受訪問直播中情緒崩潰，哽咽說「感到不知所措」。特朗普昨天南美、今日北極，後天呢？世界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